

# 喻璠琴与胡志挥《死水微澜》英译本中的巴蜀文化译介研究



高洁, 冯智娇\*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 本文以译介学理论为指导, 以喻璠琴与胡志挥的《死水微澜》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聚焦该译本中的巴蜀方言、巴蜀传统习俗、巴蜀特色美食、巴蜀传统建筑和巴蜀传统服饰五个维度, 采用文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系统考察该译本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探究译者平衡文化传递与读者理解的策略逻辑。研究发现, 在上述五个维度, 译者采用了直译、意译和意象转换等翻译策略, 在竭力还原巴蜀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 充分适配英文读者的认知习惯, 有效推动了巴蜀文化的跨语言传播。该译本不仅是《死水微澜》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更成为巴蜀地域文化国际传播的代表译本, 为中国地域文学作品的海外译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死水微澜》; 巴蜀地域文化; 译介

**DOI:** 10.57237/j.cll.2025.04.001

##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Bashu Culture in Yu Fanqin and Hu Zhihui's English Version of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Gao Jie, Feng Zhij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ing on five dimensions: Sichuan-Chongqing dialect, traditional customs, regional cuisin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the Bashu reg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extual contrastive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how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mediates and disseminates Bashu regional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c logic employed by the translators to balance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arget read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cross the aforementioned five dimensions, the translators utiliz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and imagery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巴蜀地域文化的文学记忆与译介传播: 以李劫人的“大河小说”英译为中心 (立项编号: WHCY2024B34);  
四川省巴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李劫人“大河小说”的巴蜀地域文化记忆与译介传播 (立项编号: 2024YB02);  
四川省认知语言学会: 巴蜀小说《死水微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立项编号: SCRY2024GJ02);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外传播研究专项课题: 李劫人法国文学汉译对其巴蜀文化记忆书写的影响研究 (立项编号: SC25BS032).

\*通信作者: 冯智娇, zhijiaofeng@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25-05-26; 接受日期: 2025-09-29; 在线出版日期: 2025-10-27

<http://www.chlanglit.com>

conversion. Whil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reproduc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Bashu regional culture, they fully adapted to the cognitive habits of English reader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cross-linguistic dissemination of Bashu culture. This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but also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Bashu regional culture,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that can be drawn upon for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Bashu Regional Culture; Translation

## 1 引言

李劫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之一，郭沫若先生曾称李劫人是“中国的左拉”（郭沫若，1937:5）[1]，极大地肯定了李劫人在文学范畴的艺术成就。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形象描绘了清末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四川的社会风俗画卷，被郭沫若称赞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郭沫若，1937:6）[1]。“大河小说”三部曲以《死水微澜》最为著名，这部小说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至辛丑条约签订期间成都郊外天回镇作为背景，刻画了普通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生活挣扎及命运波动，展现出传统跟现代冲突期间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变化。《死水微澜》实现了历史小说的现代品格，开创了以民间生活风俗画反映重大历史变迁的先河（王菱，2010:138）[2]。《死水微澜》的英文全译本之一为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熊猫丛书系列之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该译本虽未标注译者署名，但经学界考证，确认为喻璠琴与胡志挥所译（张蓓，2023:2）[4]，是学界公认的权威译本。

本文将系统考察喻璠琴与胡志挥译本中的巴蜀地域文化内涵，进而探究熊猫系列图书译本的翻译特点与传播成效。

## 2 巴蜀地域文化的英译与传播

从广义来讲，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至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刘茂才、谭继和，2003:57）[5]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巴蜀文化突出体现于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范畴，关涉地域特色及环境意识，民俗习惯与传统价值取向，语言特色跟文学艺术创作，商业文化跟经济活动，这些充裕的文化不光是巴蜀地区的珍贵瑰宝，也为文学创作输送了无穷的灵感动力。

### 2.1 巴蜀方言

方言是一个地域的所有人经过长期创造而约定俗成、凝结流传下来的心有灵犀的共有符码，不同的方言土语凝结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区域文化内涵。（张瑞英，2007:81）[6]流行于四川的巴蜀方言，也就是四川话，大多在四川省跟周边区域流传。它体现出独特的语音特质，如平舌与翘舌发音混淆、鼻音跟边音发音混淆等；从词汇来看，巴蜀方言囊括大量生动形象、富有地域特征的词汇，就像“巴适”表达的是舒适、合适；“摆龙门阵”就是说聊天、唠嗑，其语法上存在着一些特有的地方，某些句式的表达和普通话不太一样，好比在巴蜀方言中会说“你走哪儿去？”普通话却是“你去哪？”巴蜀方言并非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巴蜀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展现出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内涵。

哥老会是四川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在当地社会方言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四川哥老会起源的年头很早，分为仁、义、礼、智、信等五个字号堂口，而仁字号是哥老会当中地位较高的一个分支。于《死水微澜》所构建的情境中，罗歪嘴曾跟刘三金说起他解救王立堂王大爷的故事，而王大爷碰巧是四川哥老会仁字号堂口的一个大爷。

原文：“他说的王立堂是灌县的一个武举人，又是仁字号一个大爷。”（李劫人，1987:72）[7]

译文：Wang Litang, he said, was a military officer of the second rank in Guan xian, a man with some influence.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8]

“大爷”在这儿说的是在“仁字号”这个特定范围里有一定地位的人，有权势威望的人。针对这一表述，译者探寻其背后隐藏的含义，采用意译的方式把它进行转换，以符合读者认知理解的方式呈现。虽然这种翻译方式能让读者迅速领会该词汇的意涵，但是从文化评判层面来讲，它其实把这一词汇所承载的浓郁地域文化特色消解了，让其独有的地域韵味以及文化标

识被削弱。

四川方言里,“掌柜”是对店铺老板以及管理者的一种称谓,此称呼表达出对老板的敬重之意。《死水微澜》中对蔡兴顺有如下介绍:

原文:“在前是由于掌柜,在别处称老板,成都城内以及近乡都称掌柜-蔡兴顺之老实。”(李劫人,1987:74) [7]

译文: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shop's reputation was its honest proprietor, elsewhere known as the manager, but not in Chengdu and its suburbs, Cai Xingshun.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 [8]

“掌柜”属于有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特色的词汇,译者采取意译的方式在英文里面找出一个对应的商业角色词汇“proprietor”,以此尽量留存“掌柜”在原文语境中那种权威与主导的感觉。但“掌柜”一词体现出丰富的文化特色,就历史情况而言,它是古代商业文化的核心标志,好比处于明清时期,各类商肆星散分布,掌柜们在店里迎来送往各类客人,是商业活动里的核心人物;从文化象征这一角度讲,“掌柜”一词体现出一种经营智慧与管理能力,是传统商业文化里面精明能干形象的典型代表。故而仅依靠“proprietor”一词,无法充分解读它丰富的内涵,若采用音译的方式,也就是维持原有的语音,用括号内容加以说明或添加脚注,或许更能体现出“掌柜”的文化内涵。

## 2.2 巴蜀传统习俗

所谓巴蜀传统习俗,是在四川地区长期形成并流传下来的、有地域特色的风俗和行为规范。《死水微澜》展现出的巴蜀传统习俗,是四川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瑰宝。

译介学侧重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审视翻译,探讨翻译在文学交流,文化传播以及跨文化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概念(埃斯卡皮,1987:137) [9],恰能解释翻译中文化意象的转换现象。谢天振教授进一步指出:“创造性叛逆的说法展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层面,跳出了翻译知识机械解码和编码过程的迂腐认识,认识到翻译是一种涉及言语和说话者的复杂交际行为”(谢天振,2012:39) [10]。这一观点在《死水微澜》的习俗翻译中尤为明显。

在小说《死水微澜》里,顾天成病倒以后,吃了卖丸药的马三疯子给出来的邪风丸后,便愈发胡说八

道起来,文中提到:

原文:“众人更相信遇了邪,找了个端公来打保符”。(李劫人1987:170) [7]

译文: This further confirmed to the onlookers Gu's encounter with an evil spirit, they then summoned a sorcerer who came to give Gu some protective magic figures and also a “flowery plate”.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 [8]

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导论》一书中提到:“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阅读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谢天振,2018:70) [11]

“端公”在巴蜀地区一般指从事巫术的人,尤其是在某些民间信仰跟传统仪式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川西的人把巫人唤作“端公”,简单的巫术形式叫做打保符,复杂一点的就叫跳梅山。译者把“端公”翻译成“sorcerer”了。英文里“sorcerer”指的是“男巫、术士、魔术师”,这个词一般是用来指称那些被认为具有魔法之力、能够施展魔法及进行神秘仪式的男性。此处翻译上,译者运用了意象替换法,侧重于把握原文的内在含义。“sorcerer”为英语中较为常见的对类似角色的称谓,可以较为精准地传递出原文当中“端公”这一角色的神秘特质。可是这样的翻译或许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中“端公”含义的英文读者而言,较难直接把握其真正的职业内涵跟文化价值。

如果忽视文化意象的意义,在翻译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有时候就会影响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严重者还会影响对原作意境,人物形象的把握。(谢天振,2016:4) [12]

于巴蜀文化而言,“打保符”是一种传统民间习俗活动,一般是人们为了祈求生活平安、消弭灾祸、保证身体健康等目的做的仪式,一般会聘请端公等民间宗教人士主持仪式,他们会借助诵经、画符、做法等手段,给大伙制作“保符”。译文把“打保符”这一动作翻译成了“give Gu some protective magic figures and also a flowery plate”,译者把它详细解释成“给予若干保护性的魔法图形以及一个华丽的盘子”,该翻译方式属于针对文化意象的解释性翻译,试图用具体阐述让英文读者了解“打保符”这一行为的大概含义与目标,然而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中文原词的形式简洁和文化韵味。

巴蜀地区的婚嫁习俗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情感意义的承载，这些婚嫁习俗不只是巴蜀地区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祝愿，更是传承民族文化，连接家族情感的关键纽带，见证着一批又一批巴蜀人的爱情与婚姻。《死水微澜》描述邓幺姑跟蔡兴顺之间的婚事时这般说道：

原文：“首先把全镇轰动的，就是陪奩丰富，有半堂红漆木器。其次是新娘子有一双伶俐的小脚，再次是新娘子人才出众。”（李劫人，1987:47）[7]

译文：The whole of Tianhui was staggered in the first place by her big handsome dowry then by her dainty little feet and her striking good looks.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 [8]

“陪奩”的英文翻译为“dowry”较为精准，这是个常用的表示“嫁妆”的英文单词，贴切地表达出原文中新娘子出嫁所带财物的意思。“半堂”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模糊量词，其意思大致为“半个殿堂的量”，虽没有一个完整殿堂的量那么多，但同样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反映出传统中式建筑布局里针对空间量化的独特呈现。而“big”仅仅是单纯描述物体大小，“伶俐的小脚”若直译的话是“dainty little feet”，“dainty”一词恰当地表现出小脚的小巧精致，合乎当时对女性小脚审美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描述。“striking good looks”对应“人才出众”，“striking”有突出、显著的含义，能较好地还原原文中新娘子外貌出众的特点，然而，“look”主要集中于人的外在样子，译文只呈现了“人才出众”的外在表象，未包含才能、品质等其他方面，故而没有很好地复现“人才”这个概念。

## 2.3 巴蜀特色美食

巴蜀特色美食是起源于四川跟重庆地区，因独特风味、多样的口感和鲜明的地域特征而闻名的各类美食，体现了巴蜀地区的历史、风俗、生活方式和审美理念。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死水微澜》这部小说存有不少对巴蜀特色美食的形象记叙。其中在介绍天回镇赶场日期间，讲到了成都的白片肉。

原文：“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查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李劫人，1987:65）[7]

译文：If well simmered then sliced and served with a little soy sauce, it had a unique walnut taste.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86) [8]

此处把白片肉描述成“独步”，足以凸显其卓越性，在一定范围内占据无可抗衡的位置。这种白煮肉算得上是独具魅力、品质较高的美食，由文中对其肉味带有胡桃仁滋味等特别描述便能看出一二。就它是否能“独步天下”而言，很显然，这是一种稍显文学夸张的表达，但在当时那个白煮肉的文化圈里可能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广受好评。

“独步”和“unique”在描述白煮肉的时候，都表达出其独特特点，但“独步”更凸显它在特定区域饮食文化里的卓越地位与独特魅力，而“unique”更直白地突出其独一无二的性质。译文虽已捕捉到原文中白肉的独特口感，可没体现出白肉炖煮后散发的醇厚肉香，以及蘸上白酱油后产生的复合香味。

在描述邓幺姑对成都的认识过程时，说起了成都的美食。

原文：“她知道点心做的顶好的是淡香斋，桃园粉香肥皂做的顶好的是桂林轩，卖肉包子的是都益处，过了中午就买不着了，卖水饺子的是亢饺子。”（李劫人，1987:29）[7]

译文：She knew that the best cakes were made by Danxiangzhai. The best Taoyuan face powder and scented soap was in Guilinxuan; the meat dumplings in Duyichu were sold out by noon, and boiled dumplings were sold at Kangjiaozi.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 [8]

谢天振教授曾指出，“翻译”从译介学的视角可定义为“翻译即跨文化交际”，这体现出译介学中翻译研究的特征，也正好说明“译”与“介”的交融（谢天振 2014:21）[13]。此处的翻译策略恰好是“译”与“介”的有机结合。在“译”的层面，译者采用音译的方式处理“淡香斋”、“桂林轩”、“都益处”和“亢饺子”等店铺名称，维持了原文名称的固有韵味，最大程度守住了文化特色。在“介”的层面，译者把“做得顶出色的”这类描述性短语，在译文中改换成“the best was made by/was in”的结构，把形容词“顶好的”换成名词短语“the best”充当句子主语，让句子结构更契合英语表达习惯，更通顺更清晰。这种处理既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也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通过“译”与“介”的融合，在两种文化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

## 2.4 巴蜀传统建筑

巴蜀传统建筑特色鲜明，大多是挨着山、靠着水去建造，跟自然环境融洽结合。这些传统建筑饱含着

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及地域特色，是中华民族建筑宝库中的耀眼珍宝。

《死水微澜》对巴蜀建筑有如下描述：

原文：“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撵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李劫人，1987:19）[7]

译文：The streets in this town were naturally paved with the flagstones. the deep ruts ground out of them by the wheelbarrows showed how heavy the traffic was.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 [8]

“paved with flagstones”对应着“石板铺的”含义，“the deep ruts ground out of them by the wheelbarrows showed how heavy the traffic was”对应“鸡公车独轮压出诸多深槽，显示交通频繁的情形”。在词汇与语法结构范畴，力求与原文维持对应关系，保证信息精准无误地传达。“flagstones”这个词贴切地传达了石板路的材料特质，让人可联想起用一块块厚重、稳固的石板铺成的道路。译文选词流露出一种古朴、刚实的感觉，同中文原文里“石板铺的”形成呼应，为读者勾勒出小镇街道的大致面貌。“wheelbarrows”（独轮手推车）由 wheel（轮子）跟 barrows（手推车）组合构成。独轮手推车在巴蜀地区的设计凸显巧思，它让车子在狭窄且不平坦的巴蜀小道上具备极高的灵活性，“wheelbarrows”这个词瞧着挺简单，却格外生动并精准地勾勒出巴蜀地区特有的交通工具。“deep roots”（深深的车辙）好似让读者瞧见了独轮手推车在石板路上来回碾压后留下的深深痕迹。因此，以上选词有效提升了画面的立体感，让读者更直观地体悟到小镇的生活气息。

文中描述蔡兴顺的大杂货铺“兴顺号”的时候，这样写道：

原文：“临街是双开间大铺面，铺门之外，有四尺宽的檐阶。”（李劫人，1987:41）[7]

译文：“It had a big two-bay front with steps four feet wide outside.”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95) [8]

在中国传统建筑范畴内，采用双开间的大铺面建筑，便于摆列商品；采用前店面后仓库的形式，便于商业经营与物资管理的高效结合。译文针对“双开间大铺面”采用直译，得出“a big two-bay front”，把“四尺宽的檐阶”直接译成“steps four feet wide”，留存了“双开间”“檐阶”这类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复现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及语言结构形式。采用直译的方法可协助目的语读者接触源语言表达特色，

认识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等文化成分。但这些词汇对英语读者是陌生事物，译文没有添加注释辅助读者理解，或许会导致读者理解出现困难。

## 2.5 巴蜀传统服饰

巴蜀传统服饰的魅力独具一格，鉴于巴蜀地区气候湿润，其材质大多采用透气舒适的棉麻，小说记录了人物郝达三的外貌着装模样：

原文：“身上只穿了一件细白江西麻布对襟汗衣，下路雪青纺绸散角裤，漂白布琢袜，也没有扎，脚上是马尾凉鞋。”（李劫人，1987:227）[7]

译文：He was wearing a white linen undershirt, dark blue silk trousers stocking made of bleached cotton and old-fashioned sandals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269) [8]

译文把“细白江西麻布对襟汗衣”翻译成“white linen undershirt”，采用了直译，保留了原文关键点，把衣物材质和款式直接跟英文表述对应起来，但“细白”仅仅译出“white”，“细”所传达的质地细腻以及产地等内容信息未体现。

“下路雪青纺绸散角裤”按意译的方式为“dark blue silk trousers”，“下路”等富有文化特色的表述被省略掉了，或许该描述很难找到精确对应的英文表达，但译文精准呈现了裤子的颜色和材质。译者把“马尾凉鞋”意译为“old-fashioned sandals”，将具有特定模样的“马尾”转换为比较笼统的老式凉鞋观念。译文亦未体现“也没有扎”这个动作，也许是译者认为该细节并不十分重要，要么就是很难找到恰当的对对应说法。

小说在刻画蔡幺姑衣裳时这样写道：

原文：“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一道青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李劫人，1987:14）[7]

译文：“Her grey bell-bottomed pants had a broad satin border and pale green ribbon inserts.” (Yu Fanqin & Hu Zhihui, 1990:39) [8]

“藕褐色大脚裤子”被译为“grey bell-bottomed pants”，其中“藕褐色”是一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颜色，给人一种低调、沉着的印象，但缺少明显的亮色成分，比纯粹的“grey”更丰饶细腻。文化意象的递送，实际上透露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过程里怎样碰撞、转换、交流以及接受的问题。（谢天振，2018:96）[14] “grey”虽未跟原文颜色表述准确契合，但仍处于英文读者对色彩的感知范畴内，大体上传递出一种暗涩的颜色含

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意象传递的目标。“bell-bottomed pants”就是“大脚裤子”对应的英文，于中国传统服饰而言的“大脚裤子”，一直垂到脚踝。“bell-bottomed pants”即喇叭裤，比较形象地勾勒出裤子的外形。“滚上一道青洋缎宽边，又镶上一道淡青博古辫子”对应“had a broad satin border and pale green ribbon inserts”，“滚”和“镶”这两个动词体现出很强的动作性，使读者可以想象到制衣过程中工匠们精心加工的动态画面，但译文只是借助静态的“had”表达存在的情形，未能传达出原文中手工艺制作的动态流程与手工质感，导致整个描述变得比较机械而生硬。

“博古”讲的是其图案风格，蕴含着高洁质朴、清新俊雅；“辫子”是对该事物形状的描写，是一种近似辫子的布条装饰，意译为“ribbon inserts”，显然弱化了其图案寓意与形制特征，不能完全复刻原文的文化细节。不过，正如谢天振等学者所指出的，“译文的功能不在于跟原著相不相似，而是在于某一译本传达了什么信息给读者”（谢天振，王宏志，宋炳辉，2015:6）[14]。这两个词以“ribbon inserts”加以复现，让英文读者知晓它作为装饰镶边的概念，使其能够直观把握蔡么姑服饰的基本样式与装饰，进而感知人物的外在形象。

### 3 结语

本研究围绕喻璠琴和胡志挥英译本对《死水微澜》中巴蜀地域文化的译介特征予以分析，重点探究了译者针对巴蜀方言、传统习俗、特色美食、传统建筑和传统服饰等方面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文化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此类文化意象时采取了多种策略，如直译、意译及意象转变，以实现原文文化内涵的跨语言表达。在一些特定的语境里，直译切实保留了巴蜀地域文化的本土特色，使目标读者能直接感受巴蜀地方特色。而意译与意象转换在提高译文可读性的时候，部分淡化了原文所带的地域色彩，或许是出于对目标语受众理解的考量。

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并非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更是文化信息的重新整合与传播。喻璠琴和胡志挥的译本在力求传达原作文化精髓之际，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文化适应和相应调整。相关译介策略的采用既会对巴蜀文化在目标语境中的呈现形式产生影响，也说明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调节功能。该

译本在世界文学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巴蜀地域文化海外传播的范例。

巴蜀文化英译研究仍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全面探讨翻译策略与文化适应性的平衡，且采用多模态传播渠道，有利于优化译介效果，提升中国地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郭沫若佚文集” [J], “中国文艺”, 1937, (01): 5-6.
- [2] 王菱. “李劫人的文体意识与文化自觉.” [J], 中华文学论坛, 2010, (03): 137-141.
- [3] 张蓓. “译者声音与译本形变——《死水微澜》2014年英译本研究.”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46 (02): 119-128.
- [4] 刘茂才. 谭继和,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与四川特色文化的构建.”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01): 57-59.
- [5] 张瑞英. “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表现艺术.”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1): 81-85.
- [6] 李劫人. 死水微澜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 [7] 李劫人.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死水微澜 [M].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0.
- [8] 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 [M], 王美华、于沛译,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 [9]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 争论、实质与意义.”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 (02): 33-40.
- [10]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 第2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70.
- [11]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 [J]. 世界文化, 2016, (04): 4-8.
- [12] 谢天振. 隐身与现身: 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1.
- [13]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 第2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96.
- [14] 谢天振, 王宏志, 宋炳辉, 超越文本超越翻译——翻译与翻译研究三人谈 [J]. 东方翻译, 2015, (01): 4-15.